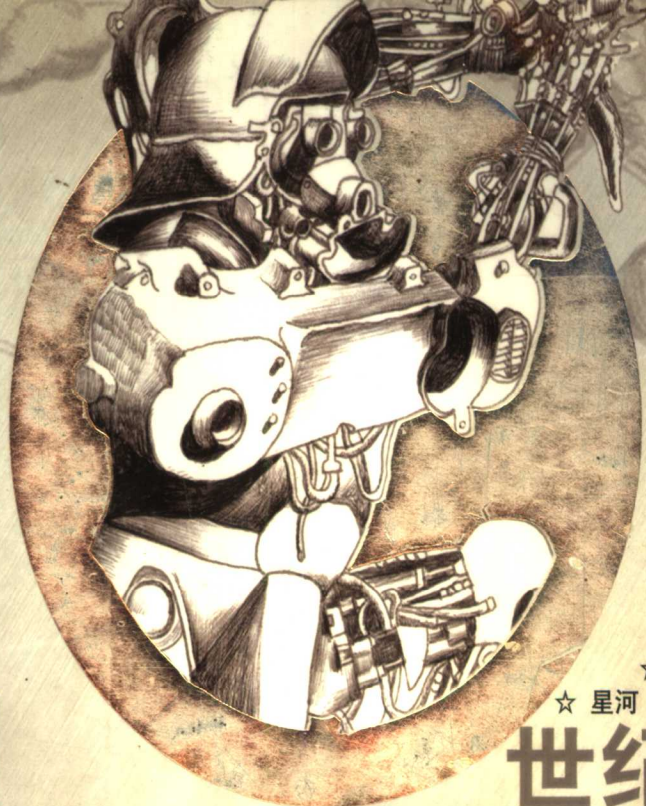


2



☆ 安然 主编
☆ 星河 毕淑敏 等著

世纪末

10年

中国科幻小说

精品选
上



东土版社

☆ 安然 主编
☆ 星河 毕淑敏 等著

20世纪末**10**年



中国科幻小说精品选

作家出版社

序 言

• 吴 岩

新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54年郑文光创作《从地球到火星》为开始，直到1978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结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科幻文学的“边界划定期”。在这期间，郑文光、叶至善、迟书昌、萧建亨、刘兴诗、童恩正和叶永烈等人用他们丰富的创作实践为中国科幻小说划定了最初的、也是最明显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科幻从属于科普读物，更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品类。边界划定期的中国科幻文学成长迅速。以郑文光为例。1954年他第一次创作科幻小说，1955年作品就已经被严文井收入年度最佳儿童文学选。1957年，他还获得了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的科幻大奖。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科幻文学领域如此迅速地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也说明划界期功不可没，这其中，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发行160万册，可见读者对划界期科幻小说的认同。

新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我把它称为“边界超越期”，这一时期从1978年《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为标志，到1984年将科幻小说纳入“精神污染”范畴而结束。边界超越期的主要特点是寻找可能的途径从科幻小说的原定边界中突围。童恩正和郑文光等都认为，传统的科幻小说划界，已经严重阻碍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更妨碍了科幻文学功能的发挥，科幻应该从科普的阴影和儿童文学的窠臼中大胆地走出，要去展现更加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人生体验。边界超

越期也伴随了非常丰富的创作实践。在《珊瑚岛上的死光》之后，郑文光、魏雅华、金涛等人相继创作了《命运夜总会》、《地球的镜像》、《温柔之乡的梦》和《月光岛》等作品。与边界划定期不同，边界超越期的理论和尝试，受到科普界、儿童文学界的强大反弹，甚至政府机构也参与到对此观点的批判中。批判逐渐升级，最终成为精神污染品被驱逐出出版市场。

从 1984 年之后，在中国大地上，仅有四川的《科学文艺》杂志和上海的《少年科学》杂志还保留有科幻小说专栏。这种稀缺状态持续到 1987 年。此后，在刘厚明、鲍昌等人的关照下，科幻文学的词汇才得以在文化领域得到恢复。1991 年，四川《科幻世界》杂志主持召开了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大会，促进了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复苏。这样，从 1987 年到 1994 年，出现了新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的第三时期“刀锋边缘期”。在这一时期里，星河、杨鹏和韩松三位年轻作者走上科幻创作的舞台，他们一方面继承了边界突围期给科幻小说作者提供的广阔天地，另一方面，又企图找回某些更加早期的成分。以星河为例。他不但继承了边界超越期中从少儿走向成年之后给科幻提供的良好的表达空间，更使电脑等高科技的核心内容，重新回到科幻小说之中。杨鹏也是一样。他接受了边界突围期给作家留下的强大的幻想空间，却否定了使科幻文学进入成人文学领地的努力，大胆地重新返回儿童文学，创造了儿童科幻小说的佳绩。韩松则全面接受了边界超越期思考现实的特点，给科幻小说全方位地在思考文学方向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刀锋边缘期的时间虽然异常短暂，但对中国科幻文学的传承和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正是通过他们的实践，使人们重新将整个中国科幻领地整合起来。在这样的基础上，从 1995 年起，王晋康、刘慈欣等作者的相继涌入，给新中国科幻文坛以更加多样化的色彩。虽然第四个时期才刚刚开始，但从他们的作品熟练地穿行于高科技的世界的能力，精深地探讨人类在科技进步过程中感受到的压力和反抗的水平上看，中国科幻文学领域已经获得了无可限量的生命力。

为了全方位地展示中国科幻文学在世纪之交的转型过程，最近几年来，已经

出现了多个值得称道的选本。这其中，将注意力集中在第一和第二时期的有叶永烈主编的《中国科幻小说世纪回眸丛书》，集中在第三时期的有星河主编的《中国科幻新生代作品选》。安然同志主编的这本选集，则将注意力集中在第三第四转型期，填补了一项重要的历史空白。

作为一位女性编者，安然同志的选集又有着如下几个重要特点。首先是对入选作者的充分包容性。几乎在第三和第四时期的主要代表作者都被选入其中。这样的选编有助于了解第三第四时期过渡过程的全貌。这其中，要特别提到的是，毕淑敏和黎云秀都是女性作家，阅读女性作家的科幻作品让你感受到科幻文学的另一种独特的风格。她们的作品除了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浓郁的科幻意识外，还充满了慈爱与柔情，从这一方面来讲，《父亲老A》尤为突出。第二个特点是力图从多个角度反映科幻文学中的科学风采。在这个选集中，人们可以读到惊险的宇宙旅行，可以读到机器人、电脑网络创造的奇迹，更可以从传统的医学、考古学方面获得启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科幻文学通过科学提供的广阔前景，向我们展现各种古老的矛盾在未来人类生存过程中的最新表达形式。我们还将保存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吗？我们将在环境危机的状况下作出怎样的牺牲？科学技术能否让我们达到理性的极限？

我曾经和安然同志有过通讯来往。当时她在福建的一家报社副刊当编辑。我非常地为她对编辑事业的执著而感动。后来我们在全中国青年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相遇，她作为青年作家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那时她就告诉我，她要编一本反映当代科幻文学最前沿发展现状的选集，希望为中国的科幻文学尽微薄之力。现在这本精选了20世纪末10年来最优秀的科幻小说的选集就要付梓了，而新中国的科幻事业中最重要的交替，则被写入凝固的纸页中。谢谢安然。

是为序。

目 录

序言.....	吴 岩 /001
决斗在网络.....	星 河 /001
生命之歌.....	王晋康 /030
教授的戒指.....	毕淑敏 /057
鼠标垫.....	吴 岩 /082
春到梁山	韩 松 /095
父 亲 老 A	黎云秀 /124
偃师传说	潘海天 /178
远古的星辰	苏学军 /191
盘古	何 夕 /220
天隼	凌 晨 /241
MUD——黑客事件	杨 平 /271
高塔下的小镇	刘维佳 /295
地火	刘慈欣 /320
潮啸如枪	星 河 /355
玫瑰	陈 勇 /378

决斗在网络

• 星 河

星河 星河应该算是新生代中惟一一位专业科幻作家。这里“专业”这一概念表达了两重意思：一是星河以科幻创作为自己的主业，并以此作为赖以谋生的惟一手段；二是星河眼下的身份：与作家协会签约的合同制专业作家。

星河，青年科幻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专业作家。

星河主要从事科幻小说及科普作品的创作，已发作品数百万字，其中科幻方面有如下一些成果：长篇科幻《网络游戏联军》、《残缺的磁痕》等6部，中短篇科幻《时空死结》、《朝圣》、《决斗在网络》、《带心灵去约会》等多篇，科幻作品集《握别在左拳还原之前》等4部，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宋庆龄文学奖、冰心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奖、银河奖等多种奖励。

《决斗在网络》发表于1996年《科幻世界》第3期，获当年银河奖特等奖。

决斗是解决一切情感问题的最好方式。

时间：五分钟之后；地点：数理楼间的草坪。

我关闭了屏幕和终端，也关闭了眼前这两行无论怎样也清除不掉的字符。

电梯四壁反射着银白色的金属光泽，引导着我向下离开这座以香港投资者命名的心理系豪华系楼。

在心理楼北面是物理系和天文系灰暗陈旧的平淡楼房，在物理楼北面是数学系和信息系质朴肃穆的仿古建筑。在物理楼和数学楼之间，有一片供人消夏纳凉的绿地。

在即将到达绿地时我忽然改变了主意，返身进了物理楼。我希望先从隐蔽处一睹对方的尊容——万一他叫来一千人高马大的体育系帮手呢。

我当然知道他不会，所谓“决斗”不过是一种形象性的说法，在如今这个智力论英雄的时代，我们决不至于为所谓“情感问题”而去借鉴中世纪的剑术。面晤的目的只是为了互相见见从未谋面的对方，多少也带点“英雄识英雄”的惺惺假意。再说既然我身出心理系，专业知识告诉我应该在对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先偷窥一下对手，这样将会使谈判对自己更为有利。

暑气抹杀了自动浇水器辛苦了一下午的功绩，嫩绿的小草烘托着席地而坐细语啁啾的情侣群体。至少在我目力所及的草坪内外都是偶数，惟一——位孤傲的苗条少女踽踽走过，举步间凝眸远眺，顾盼生姿，显然也是在等待王子的驾临。这里本来就是谈情说爱的地方，两名同性在这儿讨论信息传送问题那倒稀奇了。

对方没来。

但这恰恰说明他不可小觑。此时此刻，他一定也躲在数学楼里的某扇窗户背后，静待我的出现。

我是昨天下午才认识他的。

不过在认识他之前，我先在前天晚上认识了她。

那是我们组的上机时间，我很快编完了课内程序，又开始了百无聊赖的“散步游戏”。这并非真是一个电子游戏，机房老师看得很紧，在她眼皮底下没有玩猫腻的可能。我不过是在系里的电脑网络里偷偷给自己设了个信箱，然后借助这

一跳板进入全校的公共网络。

所谓“全校的公共网络”就是 INTERNET 网络这一信息高速公路在国内的延伸，由于近年来所开设的民用出口日益增多，这一原本服务于美国军方的高新技术已成为包括我们大学生在内的普通用户的日常工具。不过照理说一个准文科学生不该对电脑系统了解得这么精湛，问题是我自己家里有台 486 微机，结果当同班同学还滞留在磁盘操作系统里踏步时，我便开始利用机房里的现代化先进设备和电子通讯系统问鼎网络一隅了。

我“迈步”“踏上”主干道，但这决不是我的目的地，只不过是借道而已。这是一条对全校开放的公共线路，每个有信箱编号的人都能随便出入，早已无奇可猎。它就像一条热闹而荒芜的大道，在这里采摘信息的企图只能是一种奢望。

而且，道路上充斥了各式各样的病毒，都是像我这类既无事又好事之徒有意感染进去的。因此在行进当中，我仿佛看到自己的邮件在一团团乌云般的病毒簇中艰难穿行。我极力摒弃这种想法，以免自己恐怖得浑身泛起鸡皮疙瘩。

好在我对病毒的看法还算达观，只要你不扰乱屏幕不强行死机，最起码不冲洗数据不篡改文件，随便开点儿玩笑倒也无关宏旨。事实上网里的病毒莫不如此，不是告诉你在超时离开女生宿舍而不被门房大爷训斥以至没收证件的秘诀，就是给你讲讲喝啤酒时什么样的酒瓶可以被称之为“酒头”，或者以半瓶子醋的心理学知识向你解释“梦见所有想买的东西云集一处”的深刻寓意。而后屏幕便自动翻了上去，丝毫不影响正常工作。我遇到的最有趣的一个小病毒名为“惩治饕餮”，它先是打出一行“今晚你打算到哪儿进餐，我请客”，接着便给出“香味庄”“金达莱”“乐群餐厅”和“兰州牛肉拉面馆”四处校内饭馆。我试着把光标移到“金达莱”处予以确认，可它却打出一行“今天关门不营业”，并伴随有一阵“嘻嘻”的窃笑，无聊透顶，弄得我哭笑不得。

开始我对病毒制造者或传播者的手法一直不明就里，因为这些病毒都不是从主干道上被释放的，那样的话网络检测系统很容易就能追踪到释放者，并紧跟不放直追至其出发点，结果便是取消恶作剧者的上机资格，校方可没我那么宽宏大

度。

后来我终于发现，所有病毒的释放地点都是在备用分支道的交叉点上，说得更准确些是立体交叉通路的“立交桥”下。在这里释放病毒用一般的检测手段很难发现，而对这类小玩艺儿校方也没精力大动干戈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不过由于整个网络都是相通的，释放出的病毒很快就会传遍整个主干道。其速度之快，就像一个在海中遇难的人不慎割破了手指，附近海域的鲨鱼便立即能够嗅到那股血腥。

我离开主干道，无聊地在各个旁门左道信步游弋。家家户户“门窗”紧锁，我所有的叩访均遭碰壁。而当我试着瞎蒙人家的号码时，每次出现在屏幕上的都是一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单调字符：

您所打出的密码不正确，请您再试一遍。

我当然知道再试多少遍也没用。正当我已灰心失望，随意敲击键盘并准备退出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扇“柴扉”悄然而启。一时间我惊喜交加手足无措，眼看着一行行汉字流淌出来。

那是对方的日记。而且，本已加密的文件里显然是一席女儿情怀。我敢肯定对方在那边机房肯定“咦”了一声，因为我的无意干扰在那里不可能不起丝毫波澜。偏巧这时老师宣布上机结束，并边说边向我的座位走来，大概他对我两个小时的分外老实深感奇怪。我匆匆退出网络，抢在老师走近之前回身送了他一个微笑，只是面犹潮红心仍狂跳。

这是前天晚上的事，接着便到了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我在系办帮老师录入资料。这种事本该研究生来干，但老师清楚他们在电脑操作上比我略逊一畴。不过老师还是低估了我的能力，或者说他有意多给了我一些上机的自由，他所允许的时间大大超过了真正的需要，这便给了我第二次“溜门撬锁”的机会。

上次虽然是胡乱敲出的密码，但毕竟也有规律可循，因此这回很快便碰试了出来。她使用的公开代码是“QIANGE @ 04. BNU. CN”。这是 E-mail（电子邮

箱)中很标准的一个代码:分隔符@前的QIANCE是她的名字;04是工作站的机器名字,在这里无疑是系的代号;BNU是学校名称;而CN自然就是CHINA。其密码则是一个英文单词:SHIELD——盾牌,遗憾的是现在它已毫无阻挡功能。当“盾牌门”开启时,我仿佛听到钥匙打开门锁的悦耳响声。我就像一头得到示意的警犬,精神为之一震,大大方方地“登门入室”。轻车熟路,如返家中,毫无羞涩之感。事先我也曾担心能否再次得逞,我记起小学时在电子游戏室的一次经历:当时我不经意地拉开了游戏机下装有金属代币的钱匣,亮出满满一箱子的黄铜硬币,我顿时便觉出四周的贪婪目光已向这里扫来,只好心虚地赶紧关上;及至左右无人我想再次得手时,“芝麻”却再也不肯“开门”了。

在进入的同时我已捎带手搞清了04是中文系的代号。中文系的女生爱写日记,中文系的女孩多愁善感。

我就像一名窃贼一样蹑手蹑脚地走进一间属于别人的书房,并打开了人家抽屉里的日记。技艺高超者并不意味着就是道德楷模,高等学府并非一个完人的集合。

按照中央情报局的说法,“窥探别人的秘密是人类的天性”。

日记只是一段,因为加密文件超过若干行就会出现非法字符;里面也不过是那名女生的日常起居。从日记里看,这段时间她正在写一篇有关文艺心理学的论文,但她抱怨说在图书馆教育阅览室那浩如烟海的心理学典籍架上,要想找到她所需要的心理学著作几近徒劳。而馆内检索处的终端又只能查找已知书名或书名前面部分的书籍,不能像国外一样输入书名中的一个词或只输入书籍的意向就能列出书目。

这简直太容易了!我虽然没读过几本心理学经典著作,但我们系学生应该读些什么经典著作我还是心中有数,她想查找的方向我一清二楚,随便开几个书名还不是易如反掌。我信手敲出几行书名和著者,并追忆着摘出了它们的大意。只是离开时我没留下任何其他痕迹,而且还抹去了书写时间,使她不知道我曾于何时进入,当然也就无从猜测我还将于何时再来。让她先惊讶一番好了,我就喜

欢来点戏剧性。

仅仅在四个小时之后，那本日记便不再“摊”开。但在隔壁的一个开放文件里，一束五彩缤纷的鲜花正在绽放，一行花体的“THANK YOU VERY MUCH!”斜斜地穿过画面。

这幅画我见过，它剪自一张大画。在网络里收发信件，会经常接到这样的贺卡——从一张电脑画中剪下部分画面，然后加上祝词发进网里。据说这种方式风靡 INTERNET 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分支。

这就是说她也只会往网里发些现成的图案，与我的水平半斤八两。

中文系的小姐嘛，能比我强到哪儿去？

第一步成功了！我抑制不住成功的喜悦，马上再次向那空荡的信箱诉说留言。这次我是向她咨询中文系是否藏有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中译本。不能说我是故作姿态，这部有争议的“黑色幽默”经典名著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作品。

倒是在最后我又没事找事地额外打出了一句废话：

“顺便问一句，您会打领带吗？”

我自己不会打领带，我的领带到现在为止还是我过去的女友打的，后来女友和我吹了，我也就一直没敢解开它。

如果她不会打领带，说明她还没有男友。在情人节亲手为男友打上自己所送的领带，一直是这所高校世代相袭的传统。

我将等待她的回答。

不料今晚我再进网络时风云突变，任我使尽花招也不能挤进那条支路。我利用检验系统遥相查询，发现对方的文件依然敞开，可临门的通路却被死死阻塞。

通过进一步的检验，我发现那份文件出奇冗长，也就是说她留给了我一封长信，可我却不能够读到它！

无奈我只好退回出发点，看来我需要查些资料了。但我刚想退出网络，一个信息便如影随形般地紧贴着我进了我的信箱，无声无息地一通乱闯。

这要在平时我肯定会和他逗逗，看来如我一般寂寞无聊者大有人在，但今天

我没时间，只想客气地请他出去：

“走错了，朋友。”

“没错，我是跟着你进来的。”

看到这行字我不禁一愣，跟着我进来的？莫非是她？难道刚才她是在试探我的能力？看来还真低估她了。

“你是 QIANGE？”

“错了，我和你一样，也是追求 QIANGE 的人。你的同路人。”

原来我并不孤独。

“那你还是走错了，追求 QIANGE 追到我这里干什么？”

“只是通告一下，从现在起你可以退场了。”对方耐心地解释道，“我比你先进入 QIANGE 的信箱。”

“老天在生了周瑜之后完全有权力再生诸葛亮。”

“问题是你肯定再也借不着东风了。”

我修养很好地无语观看，停了一会对方又打出一行信息：

“另外顺便告诉你，领带可以这样打——”

接着屏幕上便出现了一段三维动画，一条色泽鲜艳的柔软绸带在一只无形巧手的摆布下上下翻滚，左右扭动，很快便结成一根成形的领带。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伸手去关屏幕，可伸到半截还是停了下来。干吗不把这组图形移到我的信箱里呢，在如今这个时代里没必要跟任何人赌气。

我出门直奔图书馆理科（一）阅览室，遇到劲敌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提高一下自己的战斗实力。真是分秒必争！

然而从那天开始，我便经常在网里遇到一些怪事。姑且不说这次决斗的通知和其后的失约，先是信箱左近的通路发生局部紊乱，随后干扰因素便渗透进信箱内部，接踵而来的竟是拷贝文件功能的失效，最后干脆动不动就死机。最可气的是这些破坏的针对性极强，从系办终端到机房的学生用机没有一台出现毛病，惟

独我用哪台机子哪台机子就出事，只要一沾信箱的边儿里面立即就被“塞”满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是更改信箱号也没用，因为按捣乱者的话说，他已经掌握了我的“笔法”。虽然我觉得这纯属故弄玄虚，但我就是没有对策。从公来说我这是私设的信箱，不受学校规章的保护；从私来讲我的水平有限，与他斗智远不能及。惟一的办法就是我取消自己的信箱，可真要那样我还进不进中文系的网络了？

当然啦，病毒就不分青红皂白地随便感染了，自调目录起就开始光顾，从最古老的到最新型的一应俱全，我连累着全系所有的微机都跟着倒霉。幸亏系里有最新的杀毒软件，但由专人保管，因此使用起来也不那么方便。机房老师被弄得莫名其妙，变本加厉地惩处胆敢私玩游戏的学生。

问题关键在于我在明处，而他在暗处。我们光明磊落的人就怕恶人偷施暗算，惟一的办法只有抓住他的蛛丝马迹。

说实话这完全是出于无意，当我再次利用上机时间在主干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时，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信息踪影。我紧跟上去，围追堵截，但他还是像一条鱼一样狡猾地迅速溜掉，我眼看着他进了数学系的子网络。

该死的数学系有一个自成系统的子网络，覆盖了包括数学系和信息系以及计算机专业独立网络的全部系统，使得我无法搞清他到底属于哪一部分。我穷尽了自己所有的电脑知识，同时借助主干道上一些可资利用的病毒，才挖掘出一条少得可怜的信息——系统告诉我对方的名字系由两个汉字或者三个汉字组成。这不是废话嘛！全校除了留学生和少数民族同学的名字稍微长一些，再创去几个极个别别的复姓，谁的名字不是俩字或仨字？

但仅仅一分钟之后，对方旋即出现在我的信箱里。

“水平见长啊，会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设卡子了！”

“哪儿呀，不过是在乡间小道上盯个梢儿而已。”

“是校园林阴路。”他纠正道。

“对对，情洒校园路嘛。”我随和地补充道，“数学楼前的草地小路。”

在对方再次发来信息之前有一个微妙的停顿，但立刻就被我捕捉到了。

“怎么样？没想到我居然跟进了子网络吧？”我想乘胜追击，再诈出他几句真话，“您在电脑里的动作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

“别累了，你什么也诓不出来，数学系的子网络决没那么好进。”他对我的诡计心如明镜，“不过能跟我到门口的人已经极为罕见了，想不到心理系居然还有这样的计算机高材生，上届计算机大赛你怎么没参加？”

与他谈话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在一些术语和称谓的使用上略有不同。理科专业沿袭了他们导师以及导师的导师的传统词汇——计算机，而我们文科专业的使用者则更习惯称之为电脑。

“我参加的是非专业组，像您这样的专业组冠军当然不会注意到我。”我不失时机地再次套问他的身份。

“你真该上数学系。”他不理睬我的鱼钩，继续自写自话。

“其实我小时候也挺喜欢数学的，要不是后来成绩掉下来差点也报了数学系。”

“从什么时候开始往下掉的？”

“初中吧。小学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到初中就跟不上趟了。”

“就这还称喜欢数学呢！”

“过了好久我才明白，闹了半天我喜欢的不是数学，我喜欢的那叫算术！”我注意到导线在上下震颤，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对方在那边笑得前仰后合。

“谦虚了。”笑罢之后他打出评语。

“哪里哪里，和您相比显然还差那么一小截儿。”我的语句中不乏沾沾自喜。

“知道具体差在哪儿吗？”

此言一出我马上意识到要坏事，这无疑是一纸最后通牒。还没容我采取保护措施，屏幕中顿时漆黑一片，我被强行推出网络，回到刚才的 DOS 状态下。紧接着，我便目睹了 Zero Bug（食零臭虫）病毒的巨大威力。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病毒，但它的版本却不知被谁给升级了，我猜想罪魁祸首很可能就是对方本人。原始的病态特征是当病毒进驻内存并感染任意一个被执行的文件后，一只臭虫出现并缓慢爬行着吃掉屏幕上所有的零字符；可在我面前的屏幕上不但出现了众多的臭虫，而且我还有幸观赏了他新设置的尾声——当所有的臭虫争抢着进罢晚餐之后，一种鼻音很重的怪诞腔调念出了屏幕上那行隽永的仿宋体字：

“零，就是什么也没有。”

简直能把人给活活气死。

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网络里四处乱撞，希冀在主干道或者哪条羊肠小道上碰到那个家伙。我一想到这小子很可能就跟我身后窃笑就禁不住怒火中烧，好几次中途突然“返身”，试图侥幸识破他的伎俩。然而后面从来没有信号，只有一阵阵无意义的电子干扰嘲笑着我过敏的神经。如果网络里还有别人，他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电脑痴人。

直到精疲力竭两眼发花时我才返回信箱。我的能力有限，在这个软件决定一切的时代里，我也只能算个电脑盲。今天是周末，我必须去“金达莱”补充点高级能量，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接着再去舞场跳破舞鞋。按照一般文学作品的设计，我应该相当有缘地在那里遇到那位记日记的中文系小姐。

然而他再次贴着我挤进“箱”来，通知我今晚正式决斗。

他提出了几种决斗方式，包括在网络中互设障碍、互相追寻对方所隐藏的信息信号、分别进入某两家密码信箱——以及——电子游戏。但只要决斗一分出胜负，赢家就有权要求输家不再骚扰 QIANGE。这将成为一个君子协定而被双方同时接受和遵守。

不管他刚才是否跟踪了我，他在说这番话时毕竟非常严肃，没有丝毫嘲弄的意思。

我选择了最后一项。

我没有别的能力，其他几项我一无所长，而这项也是稍微长那么一点点；可

以说我根本就别无选择。

而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同时接受那个君子协定。

不过老师给我的时限已到，在我交出资料磁盘时也交出了系办的钥匙。我把这一困难告诉对方，对此他宽容地表示理解，并说他可以等待任何方便的时候。

但我还是如约应战了。一个研究生与我关系甚笃，我只对他说了一句晚上想在系办的机子上玩游戏，他二话没说便把钥匙给了我。随后我预备了充足的食物和饮料，给人的感觉是准备郊游而决非决斗。

如今的决斗，是一种智慧的对垒。而头脑的应用，必须有其充分的物质基础——营养和能量。

晚上的系楼阴森而寂静，众多的雪亮灯光使我分辨不出走廊墙壁上自己的身影。虽然我知道这种所谓决斗没有任何危险，但还是无端地想起了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情场饮恨，想起了法国数学才子伽罗瓦的决斗前夜。仅仅是一念之差，就使这些天之骄子命殒枪下。

他们是伟人吗？当然是。但他们也一样会为感情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难道谁能有权力借此而指责他们牺牲的无谓吗？

我颇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决斗当然不是普通的攻关斗技，那是街头小學生的把戏。对方刚才提出的是一种全新的玩法。

首先我们将利用网络中的“远程登陆功能”让各自的电脑联通。由于是周末，检测系统无人监视，我们很容易就能“铺设”好一条通路。然后我们将把自己的主机与屏幕间的联系切断，而将对方的主机与自己的屏幕连接。这样，我所控制的就是对方的屏幕，而对方所控制的则是我的屏幕。

也就是说，我们将在自己看不见而对方却很清楚的情况下击键攻关。

我想所谓“盲棋”也不过如此。

在决斗——说得更准确些，事实上是一场比赛——即将到来之前，我几次产生出问一问他真实姓名的冲动。而且我相信，这会儿他也一定肯回答我。